尚書義考

尚書義考卷二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

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

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

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

爾雅朕我也忝辱也師眾也錫賜也俞然也諧和也

烝進也格至也試用也

陸氏德明曰朕馬云我也巽馬云讓也黃氏度曰易巽象曰以木巽火火出而木汲也否不也虞氏舜名也馬云舜謚也舜死後賢臣錄之臣子爲諱故變名言謚

史記集解鄭玄曰言汝諸侯之中有能順事用天命

者入處我位統治天下之事者乎

孔氏穎達曰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揚亦舉也王肅云古者將舉大事訊羣吏訊萬人堯將禪位咨四岳使問羣臣衆舉側陋衆皆讓與舜堯計事之大者莫過禪讓必應博詢吏人非獨在位鄭以師爲諸侯之師王肅云虞地名也皇甫謐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太陽山西虞地是也然則舜居虞地以虞爲氏堯封之虞爲諸侯及王天下遂爲天子之號故從微至著常稱虞氏鄭玄云試以爲臣之事王肅云試之以官鄭王皆以舜典合於此篇故指歷試之事充此試哉之言

孔傳曰巽順也言四岳能用帝命故欲使順行帝位之事也錫與也無妻曰鰥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無目之稱也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象舜弟之字也傲慢不友言竝惡也烝進也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也

蘇氏曰巽受也明其高明者揚其側陋者言不擇貴賤也姦亂也舜能以孝和諧父母昆弟使進於德不及於亂

林氏之奇曰瞽者無目人也蓋舜父名瞽瞍詩曰矇瞍奏公則瞍亦無目稱也以其無目故名曰瞽瞍猶云黑臀黑肩之類史記云盲者之子則舜父之無目

也審矣孔氏說非也

馬氏驌繹史曰史記重華父曰瞽瞍瞽瞍父曰橋牛大戴禮橋作蟜橋牛父曰句望大戴禮望作芒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呂梁碑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瞍瞽瞍生舜中無句望一世史記所敘黃帝以至三王皆同族異號舜亦黃帝苗裔蓋堯之羣從玄孫屬也先儒非之曰以堯舜爲同族則二女之妻幾於嬻姓亂序路史據國語以爲舜之系出於虞幕獨不祖黃帝余因是反覆詳究不獨舜不祖黃帝卽顓頊亦不當祖黃帝國語史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

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韋昭注幕卽虞思非也左傳史趙之言曰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是舜之祖幕審矣國語又曰幕能帥顓頊者也左氏傳又曰陳顓頊之族也是幕之祖顓頊亦審矣史記之誤由於輕信世本世本一書出於周末采記前代之世次必多遺脫史記用之而不知其察也然如窮蟬以下諸名必非鑿空增設再加以虞幕而幕亦未必卽顓頊之子窮蟬之父也國語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蓋少昊一代之通稱非當其世而遽衰也然則顓頊之去黃帝中間曠隔何得爲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且顓頊不知傳歷幾世而後高辛氏興將帝嚳上至黃帝又

不止三世矣春秋命歷序曰黃帝傳十世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二十世帝嚳傳十世此雖緯讖雜說不足深信然而足以補遷史之疏漏諸說之窮未可盡棄也古者帝王一代之興必建立名號至於世及相承則因之而不改太皞十五世皆襲庖犧氏之號神農八世皆以炎帝稱何獨黃帝之後世世殊稱也哉漢書帝系曰顓頊五世而生鯀則鯀又非顓頊之子是夏之上世史有遺脫矣左傳稱高陽氏之才子八愷高辛氏之才子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杜預注云皆其苗裔夫高辛之苗裔堯未能舉是嚳堯亦非父子相承或高辛氏歷世既久及摯而衰堯始起而代之則堯之上世史亦有遺脫矣

案我其試哉之上孔穎達云馬鄭王本說此經

皆無帝曰史記於此作堯曰吾其試哉東晉所
出之古文尚書殆因史記之文加之耳舜祖虞
幕是以世稱虞氏馬宛斯論少皡顓頊帝嚳帝
堯其上世史皆失考足以袪疑解惑少皡顓頊
帝嚳非黃帝後堯及稷契非帝嚳後治經者不
可不知也

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帝曰
欽哉

爾雅刑法也降下也嬪婦也

酈氏道元水經注蒲坂縣魏秦州刺史治太和遷都
罷州置河東郡郡南有歷山有舜井媯汭二水出焉

南曰媯水北曰汭水西逕歷山下尚書所謂釐降二女于媯汭也王肅曰媯汭虞地名馬季長曰水所出曰汭然則汭似非水名而今見有二水異源同歸渾流西注入於河

孔氏穎達曰以女妻人謂之女鄭云不言妻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媯水在河東虞縣歷山西西流至蒲坂縣南入於河虞與媯汭一地分爲二支汭水涯也鄭云汭之言內也史記索隱曰皇甫謐云媯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汭水涯也猶洛汭渭汭然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媯水源出蒲坂河東南山按地志云河東郡青山東山中有二泉下南流者媯水北流者汭水二水異源合流出谷西注河薛氏季宣曰媯水出解州解縣至河中河東縣入河汭小水入大水也

陸氏德明曰汭水之內也杜預注左傳云水之隈曲

曰汭

孔傳曰舜爲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於所居嬀

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也

蘇氏軾曰婦敬曰嬪虞其族也舜能使二女不獨敬

其親而通敬其族

朱子語錄曰我其試哉至於二女皆堯言釐降至於

虞乃史官之辭帝曰欽哉是堯戒二女之辭釐訓治

釐降止是經理二女下降時事

案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此史臣之辭女于時

言于是女之史記云于是堯妻之二女是也古

人便文倒句多如此嬀水在今山西蒲州府南三十里因其兩源雙導後人遂以嬀汭二字分而名之蓋出於方俗之附會不足據證汭說文水相入也旣曰于嬀汭又曰于虞辭繁不省者釐降堯治嫁事也嬪則爲婦也公羊春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帝女下嫁蓋使嬀汭之諸侯主之禮或然歟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爾雅徽善也典常也經也揆度也時是也穆穆敬也美也

陸氏德明曰徽王云美也馬云善也麓王云錄也馬鄭云山足也史記索隱曰穀梁傳云林屬於山曰麓是山足曰麓

史記集解鄭玄曰五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馬融曰四門四方之門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也

孔氏穎達曰鄭玄以賓爲擯謂舜爲上賓以迎諸侯王肅云堯得舜任之事無不統自慎徽五典以下是也

孔傳曰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揆度也度百事總百官麓錄也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有其節不有迷錯愆伏

程子曰五典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也五者人倫也言長幼則兄弟尊卑備矣言朋友則鄉黨賓客備矣王氏應麟困學紀聞曰五典克從孔傳本於左氏程子解本孟子左氏言五教不及君臣夫婦朋友天叙有典而遺其三焉惟孟子得之

蘇氏軾曰徽和也或曰大麓泰山麓也古者易姓告代必因泰山除地為墠以告天地故謂之禪其禮既不經見而堯乃於未告舜禪之前先往泰山以易姓告代豈事之實也哉林氏之奇曰納于大麓所謂薦之於天是也烈風雷雨弗迷所謂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也說者以謂麓地名也卽禹貢所謂大陸既作也又說者以謂麓泰山之足若梁父之類然經無明文孔氏謂陰陽和風雨時既曰陰陽和風雨時則不應又有烈風雷雨也程子曰無烈風雷雨之迷錯其辭亦不順孫博士曰陰陽以散而生風至於烈風則陰陽之極也陰陽薄而成雷

陰陽亨而成雨雷雨則陰陽相成之極也陰陽之極多迷而不復常則爲物之害聖人在上德足以當天心雖風之烈而雷雨不至於迷而害物則陰陽之不失其序此說粗通矣埼氏瀾曰大麓之說不同曰泰山之麓者頗近意堯使舜攝行祭事於泰山之麓孟子云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言至祭而風雨不迷陰陽和調也朱子語錄問納大麓恐是爲山虞之官曰若此則其職益卑且合從史記說雖遇烈風雷雨弗迷其道也若主祭之說某不敢信若是 太史公曰堯舜主祭而乃有烈風雷雨豈是好事

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其實也堯之所以試舜者亦多方矣洪水爲患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絕人者 蔡氏沈曰遇烈風雷雨非常之變而不震懼失常非固聰明誠智確乎不亂者不能也易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意爲近之

案慎徽五典敷敎於天下也納于百揆總百官

也賓于四門率諸侯也納于大麓蓋嘗有巡行在外之時舉其所經所值一事言之古者山林荒遠之地易於迷失故易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言就山麓而無虞人導之則將陷入于林莽之中迷不知所嚮也上三者德禮政敎之顯而此尤足以見立德之本聖人之誠敬所存若滯於一端求之則非矣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弗嗣當從古本作不怡）

爾雅格來也至也詢謀也厎致也陟陞也怡樂也

陸氏德明曰厎王云致也馬云定也

史記舜讓於德不懌集解鄭玄曰三年者賓四門之後三年也徐廣曰今文尚書作不怡怡懌也

史記索隱曰今文作不怡怡卽懌也謂辭讓於德不堪所以心意不悅懌也胡氏士行曰天地萬物之責一旦將任之惕然如不勝此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王之純亦不已非具文之遜也

孔傳曰乃汝也汝言致可以立功三年矣董氏鼎曰陸農師點乃言厎可績三載句朱氏升曰訪問所行之事而稽考所言則汝言致之可有功三載矣舜讓于德不堪不能嗣成帝位也

林氏之奇曰王氏云讓于德者讓有德之人也弗嗣弗肯陟帝位以嗣堯也

許氏謙曰讓德弗嗣之下王魯齋先生謂堯試舜如

此之詳而讓德弗嗣之下無再命之辭巽位之際亦無丁寧告戒之語何也按論語堯曰篇首二十字乃此脫文也

案舜讓于德蓋以己之德不堪爲辭如岳之言否德忝帝位者史臣約略之但曰讓于德云耳堯舜之讓本以天下爲重任而其身無樂有天下之心既無樂有天下之心則堯以重任授舜舜豈宜辭而不受如曰讓于有德之人則便當舉此人如岳之舉舜否則讓屬虛文聖人豈爲之哉然必無不讓者臨事而懼之誠雖小節必恐其不勝況任天下重器而不爲之變動恐懼

則非也是以至德猶懼德薄史臣記其授受之
辭不怡見於貌不怡也者惕然內變精誠外著
也古字嗣怡聲同毛詩子寧不嗣音韓詩作不
詒音亦怡嗣互出之證若以不嗣帝位爲解則
於聖人之仁以天下爲已任聖人之心不以已
爲至德二者合而爲一之極致與夫聖人之誠
讓非虛文皆不可見且下文受終以承弗嗣亦
扞格不可通矣此一字之誤關於至道者非淺
小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陸氏德明曰王云文祖廟名馬云文祖天也天爲文

萬物之祖故曰文祖

史記文祖者堯大祖也孔傳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也蘇氏軾曰上日上旬日也受堯之終必於堯之祖廟有事於祖廟則餘廟可知王氏炎曰文祖堯所從受天下者也集解馬融曰上日朔日也鄭玄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

史記正義曰鄭玄云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也

孔氏穎達曰鄭玄以爲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卽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是以異文先儒王肅等以爲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以上皆以建寅爲正此

篇二文不同史異辭耳

林氏之奇曰上日曾氏云所謂上辛上丁上戊之類然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則元日亦不必爲朔日也受終而不言舜者蒙上之文也薛氏云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人之從受者此論當矣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當從古本作旋機

爾雅在察也

史記集解鄭玄曰琁璣玉衡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陳氏大猷曰人有政耳天豈有政乎曰此但譬喻之辭日月五星司天之政亦猶人之有政也故以政言之耳

史記正義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

以視星宿蓋縣機以象天而以衡望之轉機窺衡以
知星宿機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而强也鄭玄云運
轉者爲機持正者爲衡隋書天文志馬季長創謂機衡爲渾天儀鄭玄亦云其運
轉者爲機其持正者爲衡皆以玉爲之七政者日月
五星也以機衡視其行度以觀天意也孔傳曰七政
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察己當天
心與否也朱子語錄曰孔注謂舜察天文齊七政以
審己當天心與否未必然止是從
新整理起此是最先當理會者
孔氏穎達曰馬融云渾天儀可轉旋故曰機衡其橫
簫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爲機以玉爲衡蓋貴天象也
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
史記天官書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索
隱曰馬融云璿美玉也機渾天儀可轉旋故曰機衡
其中橫筩以璿爲璣以玉爲衡蓋貴天象也七政者
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

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殺土謂塡星也第五曰伐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罰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政故曰七政也

尚書大傳璇璣者何也傳曰璇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璇璣是故璇璣謂之北極

案璇璣玉衡先儒徒據漢以後之渾天儀爲說皆失之揚雄法言或人問渾天於雄雄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幾乎莫之違也渾天之器創於此三人遂以其轉旋名之曰璇璣以其中之窺管名之曰玉衡雖襲取古名非唐虞時所謂機衡也考之周髀算經謂

赤道極曰正北極謂黃道極曰北極璇機正北極者左旋之樞北極璇璣者右旋之樞左旋之樞即論語爾雅之北辰隋書天文志謂之不動處者也右旋之樞環繞正北極晝夜一周而過一度冬至夜半起正北極下子位夏至夜半起正北極上午位春分夜半起正北極左卯位秋分夜半起正北極右酉位是爲璇璣四游即吳太常姚信昕天論所云冬至極低夏至極高者也璇璣順月建推移夜半所至用知日躔發斂而黃道之高下亦昭然矣衡橫也橫界冬夏至相距四十餘度之間古有分至啟閉謂之八節

準以設衡宜爲衡者五外衡冬至內衡夏至中衡春秋分自內而外爲之次五衡相距不均其於黃道得均分之限八日躔斂北入次四衡爲春入次二衡爲夏當其衡啟也日躔發南出次二衡爲秋出次四衡爲冬當其衡閉也周髀之七衡六間則當其衡爲十二中氣當其間爲十二節氣惜乎漢以來爲渾天儀未能深考機衡本象使古者測天之器不傳釋堯典者因漢製附會故似同而異似是而非鄭康成以日月五星謂之七政其注尚書大傳又云七政謂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事所以爲政也司馬子長作

天官書馬季長注尚書皆以爲北斗七星三說參差非有明證堯典厤象日月星辰星謂中星初不及五緯洪範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厤數其星辰同於堯典孔穎達曰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爲候其說得之五星至後代推測漸詳堯命羲和敬授民時無取乎此卽推之不失亦非正四時成歲攸關何以與此月竝列稱七政乎天道遠不必盡知無傷於大智如日月食五星掩犯古人皆不豫推惟日月運行寒暑物候因之變遷準是出政乃敬天時重民事也然則政之爲言實人有政非天有政

甚明以人之有政論其一為歲之政分至啟閉如祭祀典禮登臺書雲物之屬是也其一為月之政如聽朔朝廟之屬是也旣謹因歲月以明其節之大于是遂順時序而舉夫木火土金水五者之政如法制禁令協天時而布其事是也臯陶謨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堯典曰庶績咸熙庶績之熙也凝也由政之得宜而政之得宜由順天在璿璣玉衡者審驗天行以齊七政者齊人事合天也庶績熙凝之本也

肆類于上帝

陸氏德明曰王云上帝天也馬云上帝太一神在紫

微宮天之最尊者

孔傳曰肆遂也 程子曰肆遂也猶後之屬文者言於是也

禮記疏曰異義夏侯歐陽說類祭天者以事類祭之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許慎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 史記正義曰五經異義云非時祭天謂之類類言以事類告也時舜告攝非常祭也 鄭氏無駁與許同也鄭又以類雖非常祭亦比類正禮而爲之故小宗伯注云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是也 孔氏穎達曰詩云是類是禡周禮肆師云類造上帝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所言類者皆是祭天之事言以事類而祭也周禮少宗伯云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則爲位是類之爲祭所及者廣

蘇氏軾曰凡祀上帝必及地示何以知其然也以郊

遣其四方于下取其中以爲六宗四時寒暑日月衆
星幷水旱所宗者八非但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水
旱厲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
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又曰龍見而雩如此禜祀者
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周人四月祭天求雨之稱
也雪霜之災非天禜之可禳雩祭之禮非正月之所
祈周人之後說有虞之興故于學者未盡喻也且類
于上帝即禮天也望于山川禜所及也案周禮云昊
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五祀五
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
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云祭天祭地祭時祭寒
暑日月星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
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也
不在祀典復無六宗之文明六宗所禮即祭法之所
及周禮之所記即虞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六宗之
祀也春官大宗伯之職掌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
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珪禮東方以赤璋禮
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天宗日月星辰
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者四
時五帝之屬也如此則羣神咸秩而無廢百禮徧修
而不瀆於理爲通幽州秀才張髦又上疏曰禋于六
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也何以考之周禮及禮記王制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巡狩四方覲諸
侯歸格于祖禰用特堯典亦日肆類于上帝禋于六
宗望于山川偏于羣神班瑞于羣后肆覲東后協時
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歲一周爾乃歸格于藝
祖用特臣以尙書與禮王制同事義符契相合禋
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之廟六宗則三昭
三穆也太學博士吳商以爲禋之言煙也三祭皆積
柴而實牲體然以升禋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鄭
所以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周禮禋祀皆天神也
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入而日月幷從郊
故其餘爲六宗也以書禋于六宗與周禮事相符故
據以爲說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其目不同
故隨事祭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偏祭其第四第五
此爲周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爲司中司命
箕畢二星既不係於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
嫌於所繫者范甯注虞書日考觀衆議各有說難鄭
氏證據最詳是以附之案六宗義衆未知孰是虞書
別論云地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六爲
地數推案經句闕無地祭則祭地臣昭謂虞喜以祭
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爲六又不通禋更成疑
味尋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天不言天而日
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辰從

可知也禋于六宗是實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宗宗是地數之中舉中足以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也天稱神上地表數中仰觀俯察所以爲異宗者崇尊之稱斯亦盡敬之謂也禋也者精祭之言也實種瘞之異稱稱非周禋之祭也夫道字涉神必以今之示今之示郎古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神爲體虞書不同祀名斯隔周禮改煙音形兩異虞書改二正元祭義此焉非疑以爲可了豈六置宗更爲旁祭乎風俗通曰周禮以爲槱燎祀司中司命文昌上二星也槱燎積薪燔柴也今民猶置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署篋中居者別作小居齋地大尊重之汝南諸郡亦多有者皆祀以豬率以春秋之月

陸氏德明曰禋王云絜祀也馬云精意以享也六宗王云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也馬云天地四時也

史記集解鄭玄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

駟案六宗義眾矣愚謂鄭說爲長

案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

十二有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墨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天子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西瀆于北門外禮山川丘陵于西門外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鄭注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司盟職曰北面詔明神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燔柴升沈瘞祭禮終矣備矣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

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為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據儀禮方明之祀行之于合諸侯以春拜日夏禮日秋禮月與四瀆冬禮山川丘陵分之於四時出所為宮之門外行燔柴升沈瘞之禮而皆反祀方明於壇蓋變堯典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者損益用之方明即六宗也漢書引伊訓曰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是周沿于殷之證殷初宜承乎夏實上起唐虞矣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

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與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者異然則大宗伯之六器禮天地四方即祀方明所用六玉矣五經異義載今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說指上下四方之宗其說必傳之自古周人既祀昊天上帝又祀五帝而合諸侯又祀方明則唐虞之既類上帝又禋六宗事固相因者也

望于山川

孔傳曰九州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

徧于羣神

史記辯於羣神集解徐廣曰辯音班駰案鄭玄曰羣
神若丘陵墳衍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爾雅覲見也班賦也后君也
陸氏德明曰輯王云合馬云斂也
史記集解馬融曰輯斂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
爲瑞信也堯將禪舜使羣牧斂之使舜親往班之
孔傳曰既盡班還也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盡
以正月中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五瑞於諸
侯與之正始蘇氏軾曰古者朝覲贄玉已事則還之
故始輯而終班程子曰輯斂五瑞徵五
等諸侯也至月終則四方諸侯至矣遠近不同來有
先後故日日見之不如他朝會之同期於一日也蓋

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
之意也既見則頒還其瑞玉

劉氏敞七經小傳曰輯五瑞者收諸侯圭瑞還之王
府既月乃日者既正月之明日謂二月朔耳輯五瑞
必俟既月之明日頒之諸侯者以新歷數也

案日者擇其日之謂朝覲禮大待諸侯齊至然
後擇覲日史記所謂擇吉月日是也言輯五瑞
則知諸侯咸至言班瑞于羣后則知同時覲而
班之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

爾雅河東岱泰山爲東岳祭天曰燔柴漢書地理志
泰山郡博岱山在西北

史記集解馬融曰舜受終後五年之二月鄭玄曰建卯之月也柴祭東嶽者考積柴燎也

春秋公羊傳隱公八年疏鄭注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巡守者行視所守也岱宗者東岳名也柴者考積柴燎也望秩於山川者徧以尊卑祭之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矣秩次也

陸氏德明曰馬云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

詩周頌般疏堯典注云徧以尊卑次秩祭之

後漢志注范甯曰巡守者巡行諸侯所守二月直卯故以東巡守也祭山曰燔柴積薪加牲於其上而燔

之也

孔傳曰諸侯爲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行之旣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守岱宗泰山爲四岳宗燔柴祭天告至也

林氏之奇曰歲二月者來歲之二月故加歲一字於其中葢前一年羣后來朝故至明年舜乃巡狩考制度於四岳非與覲岳牧頒瑞用在一年之中蔡氏沈曰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

案岱宗應劭云宗者長也爲五岳之長是也山在今山東泰安府治北五里

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

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

爾雅卒已也終也復返也

陸氏德明曰玉云同齊也律六律也馬云律法也鄭云同陰律也

史記集解馬融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三帛三孤所執也贄二生羔鴈卿大夫所執一死雉士所執五器上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已下不還

孔傳曰復還也器謂圭璧也程子曰諸侯尊而贄重故已覲則復還其玉餘則否所以禮答列辟也五器即五瑞以其物言則玉以其寶言則瑞以成形言則器

春秋公羊傳隱公八年疏鄭注東后東方之諸侯也協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失誤者度丈尺量斗

斛衡斤兩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矣程子曰所至協正時日同其度量正五等諸侯之秩序制度之等差是修五禮也五等之制古有之矣防其亂故巡守所至必修明也正其五等制度并其君臣所執圭幣皆使合理也五玉瑞節執之曰瑞陳列曰至也三帛所以薦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薦之帛必三者高陽之後用赤繒高辛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周禮改之爲纁也二生一死者贄羔鴈生也卿大夫所執雉死士所執也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贄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鴈飾雉執之而已皆去器卒已也復歸也巡守禮畢乃反歸矣每歸用特牛告於文祖矣

孔氏穎達曰王肅云三帛纁玄黃也附庸與諸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詳聞或曰孤執玄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王肅之注尚書其言多同孔傳如若也聘義曰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聘義主於說聘其朝禮亦然

劉氏敞曰如者同也五器者吉凶禮樂及戎器同之一制度也蔡氏沈曰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此九字當在肆覲東后之下協時月正日之上劉侍講曰五器即五禮之器也卒乃復者數事皆畢則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故曰卒乃復

案五禮以周之吉凶軍賓嘉言者非也蓋不惟唐虞時未必分設此名此五者乃人事之經鉅

細畢核委曲繁重豈覲於方岳下之頃所能舉而修之後儒兼以五器爲五禮之器其器又何以備稽哉當從鄭說爲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率羣后行之卽所以修明之也時月正日布政之大者正日謂正朔也律度量衡法制之大者公侯伯子男各依其命數之儀爵秩等威之大者於巡守協之同之修之皆一時所能徧之大端不可使之或失者也下卽言所執五等玉瑞及諸臣所執幣物爲贄其贄若五玉之器禮終乃還之以覲時禮儀所關故挼修五禮之下覲禮曰乃朝以瑞玉聘禮曰凡四器者惟其所寶

注云四器謂圭璋璧琮此器玉瑞互稱之明證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

爾雅江南衡霍山爲南岳漢書地理志長沙國湘南

禹貢衡山在東南荊州山 王制疏曰爾雅釋山霍山爲南岳郭注云山在衡陽湘南縣南又云今在廬江灊縣西漢武帝以衡山遼曠因讖緯皆以霍山爲南岳故移其神於此其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岳又以漢武帝始乃名之即如此言謂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如郭此言則南岳衡山自有兩名一名衡山一名霍山自漢武帝以來始徙南岳之神於廬江霍山耳爾雅疏曰孫炎以霍山爲誤當作衡山案書傳虞夏傳及白虎通風俗通廣雅竝云霍山爲南岳豈諸文皆誤明是衡山一名霍山也注即天柱山灊水所出此據作注時霍山爲言也此山本名天柱漢武帝移江南霍山之祀於此故又名霍山其經之霍山即江南衡是也

案衡山在今湖廣衡州府衡山縣西北三十里

接衡陽及長沙府界水經注云山經謂之岣嶁

山爲南岳也

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

爾雅河南華華山爲西岳漢書地理志京兆尹華陰

故陰晉太華山在南豫州山

案西岳華山禹貢謂之太華今在陝西同州府

華陰縣南十里其西八十里有少華峰勢相連

西京賦曰綴以二華是也九域志華山四州之

際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

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當從馬鄭本作如初

爾雅河北恒恒山爲北岳漢書地理志常山郡上曲

陽恒山北岳在西北并州山

陸氏德明曰至于北岳如西禮方與本同馬本作如

初

春秋公羊傳隱公八年疏鄭注五月不言初者以其

文相近八月十一月言初者文相遠故也

案今直隸定州曲陽縣西有上曲陽故城韓琦

岳廟碑曰恒山一名大茂山也

歸格于藝祖用特

陸氏德明曰藝馬王云禰也 程子曰歸格告至于祖廟也止言祖廟舉尊耳

賈皆告也四時之祭則各有牲如告朔告至之類非

祭也共用一牲而已故云用特薛氏季宣曰藝祖王

考也孔子論巡守禮告於祖廟考

廟舜時瞽瞍尚在故但告王考也

孔氏穎達曰四巡之後乃云歸格則是一出而周四岳鄭玄以爲每岳禮畢而歸仲月乃更復去林氏之奇曰一年而巡四岳胡舍人尚計其地理考其日程而謂不能周歷萬五千里若巡一岳歸至于仲月復往則一歲周數萬里此必無之理也

孔傳曰巡守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蔡氏沈曰藝祖疑卽文祖或曰文祖藝祖之所自出亦未有所考證也言祖則考著特一牛

案歸而告至事祖禰之道也藝祖當爲舜之祖以爲文祖者非也前受終義繫乎堯故於堯之祖此告至義繫乎舜於舜之祖審矣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爾雅庸勞也

陸氏德明曰四朝馬王皆云四面朝於方岳之下鄭云四朝四季朝京師也

史記集解鄭玄曰巡守之年諸侯見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也蔡氏沈曰五載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於天子之國又明年則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之內天子巡守

孔傳曰敷陳奏進也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理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功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也

程子曰自歲二月以下言巡守之事非是當年二月

便往亦非一歲之中徧歷五岳也每五載一廵守則一方之諸侯朝於岳下故曰四朝廵守非能偏至諸國也至方岳則覲見一方之君使各進陳其爲治之說其言之善者則從之而明考其功有其功則賜車服以旌其功也

劉氏敞曰五載一廵守者唐虞氏分天下五服其在畿内甸服之君則皆執事之人也朝夕見焉故不特修朝覲之禮至于侯服當朝一年綏服當朝二年要服當朝三年荒服當朝四年綏服下諸侯畢見一朝一朝則天子廵守故五載一廵守也林氏之竒曰周官之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廵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此則唐虞之禮也但其年歲以近之

不同耳胡氏既疑舜之時不能一載而巡守謂一年而東一年而南一年而西一年而北此羣后所以四朝也五載之中一歲息焉信如此說則是諸侯惟朝天子於方岳之下而未嘗朝於京師也五載一巡守蓋巡守於方岳之下而諸侯來朝京師則有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之三事也蓋苟以封建爲國則巡守朝覲之時不可以不嚴周東遷之後此禮皆廢於是强陵弱衆暴寡大併小而周道陵夷不可復振論者不探其本如柳子厚則以封建爲不可行此蓋未嘗深考唐虞致治之績也陳氏大猷曰葉氏謂侯綏要荒各年一朝四年而周是一歲朝一服之侯也夫聖人詳内略外要荒之君政事尙從疏闊豈與侯綏之諸侯均責其四四歲一朝乎周官止言六年五服一朝而不及於四服記言四塞世告至正爲此也孫氏謂甸服之君朝夕見焉故無朝覲之禮夫唐虞甸服不以封至侯服始有采謂甸服之有君已不合矣至謂侯一服一年一朝則是服之間四年四朝也以綏服兩年一朝則是四年兩朝也要服三年一朝則不及四年而朝惟荒服爲四年一朝耳槪之四朝之數皆不合兼要荒必無四年一朝之理

案鄭氏說一歲周於四岳之下謂之一巡守而

分四方諸侯以四年徧來一朝謂之四朝不可也況禹貢之甸侯綏要荒五服必唐虞相承之制以定朝貢之節而甸服外之百里始爲卿大夫采邑未有諸侯其外之百里男邦又其外之三百里諸侯此於京師不出千里雖歲一朝尚不爲數綏服分內之三百里揆文敎外之二百里奮武衛於京師踰千里又其外要服荒服益遠矣周官大行人職曰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

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謂夷服鎭服蕃服也周官經言方則面二百五十里周之侯甸當禹貢侯服男采當禹貢綏服衛要當禹貢要服夷鎭當禹貢荒服然則禹貢之侯服周且分一歲二歲矣綏服分三歲四歲要服分五歲六歲而荒服世乃一見者也豈唐虞不分遠近爲等差不然矣意羣后四朝特以侯服言之此外別有年限略而不言也上記攝帝位之初巡守至方岳下因舉歲一朝之諸侯有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之法本非於此詳言制度故不備舉敷如敷求之敷徧也故史記作徧告以言庸如功庸之庸

國語曰無功庸者不敢居位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爾雅肇始也濬深也

史記集解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爲營州閻氏若璩曰青之分而爲營也不獨以地廣實以吏民艱於涉海故別置一州以避其險於是爲十二州也程子曰上古九州治水之後禹別正其九州之封界舜始分爲十二州在洪水既平之後鄭玄曰更爲之定界治水害也

孔傳曰封大也每州之名山殊大之以爲其州之鎮

程子曰封十有二山葢表其山為一州之鎮耳蔡氏沈曰如職方氏言揚州其山鎮曰會稽之類

有

流川則深之使通利

孔氏穎達曰左傳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還置九州其名葢如禹貢其境不可知也陳氏櫟曰舜即位之初咨十有二牧後又曰州十有二師則舜世分九州為十二州審矣左氏宣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至夏禹之世又并十二州為九州亦審矣

蘇氏軾曰封封殖也十二州之名山皆禁採伐也林氏之奇曰洪水既平之後封殖其山而加樹藝焉凡十有二州之山皆封殖之如九州刊旅謂凡九州之山皆得刊木而旅祭也陳氏大猷曰王氏說封山則材木不可勝用濬川則穀米不可勝食張氏推其說以為此王道之始正合孟子之言如何曰肇州封山濬川皆疆理地勢之事故連言之王說乃虞衡之職不應言於肇州之後若以為王道之始何不及分田制產之事乎

冢周禮有并州幽州爾雅有營州孔穎達以爲
職方爾雅州名必因於古是也濬浚古字通說
文浚深通川也分州表鎮通川蓋舜初攝帝位
時事此與巡守類敘殛鯀與象以典刑類序其
實因鯀功用弗就故舜有濬川之政殛鯀興禹
斷非一時鯀既殛禹未興舜必愼求其人而後
得禹計舜卽位後命官禹作司空未數年故仍
勉其平水土前以司空治水後以百揆治水也
舜攝二十八載而禹治水時方娶是鯀過在羽
山禹之年甚幼固顯然者方鯀殛死憂在洪水
有浚川之政及後之命禹治水兩不相蒙濬川

者舜救一時之患與禹者舜定萬世之安禹治
水舜既分十二州矣故曰州有十二師而作貢
又在後復別為九州時有所宜各從其宜而已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
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恤當從古本作謐
爾雅典常也經也怙恃也
史記集解馬融曰言咎繇制五常之刑無犯之者但
有其象無其人也流放宥寬也一曰幼少二曰老耄
三曰惷愚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朱子語錄問五刑吳才老說是五典之刑
如所謂不孝不弟之刑曰此是亂說人有罪合用五
刑如何不用困學紀聞云范蜀公正書曰舜之五刑
流也官也教也贖也賊也流宥五刑者舜五流以宥
三苗之劓刵宮大辟皇王大紀之說本諸此而以

墨劓剕宮大辟　官刑爲辦治官事者爲刑蘇氏軾曰官刑以治
爲賊刑之科目
庶人在官慢於事　金黃金也意善功惡使出黃金贖
而未入於刑者
罪坐不戒愼者鄭玄云朴檟楚也朴爲教官爲刑者
孔傳云不勤　眚裁爲人作患害者也過失雖有害則
道業則撻之
赦之怙其姦邪終身以爲殘賊則用刑之　孔氏曰春秋言肆眚
者皆謂緩縱過失之人蘇氏曰易曰無妄行有眚眚
亦災也眚災者猶曰不幸非其罪也終不改也賊害
也恃惡不悛以　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謐哉爾雅曰
害人則刑之
謐靜也
陸氏德明曰馬云有三宥也
史記正義鄭玄云三宥一曰弗識二曰過失三曰遺
忘也

周禮司刑疏鄭注堯典云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朴贖

此之謂九刑者

孔氏穎達曰鄭玄曰其輕者或流放之四罪是也王

肅云謂君不忍刑殺宥之以遠方言宥五刑則正五

刑見矣

孔傳曰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也 孔氏穎達曰五刑雖有常法所犯未必當條皆須原其本情然後斷決使不越法

眚過災害肆緩賊殺也

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也 程子曰象以典

刑象罪之輕重立為常典眚謂過失入於罪者災謂

非人所致而至者赦除釋之也眚者肆之災者赦之

也雖罪非固犯失由於人故必致法矜其情而緩之

耳災非由人宜加恤也故直赦之怙恃其惡與終固

其非者凶惡之民也故殘害之以

刑使不得為人害也是賊刑也

蘇氏軾曰典刑常刑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象其所犯黄氏度曰象者像也像其事也刑有輕重像其事而用之是謂常刑作五流之法以宥五刑之輕者墨薄刑也其宥乃至於流平曰刑者終身不可復而流者有時而釋不賢於刑之平過誤而入於刑與罪疑者皆入金以贖蔡氏沈曰據此經文則五刑有流宥而無金贖周禮秋官亦無其文至呂刑乃有五等之罰疑穆王始制之非法之正也蓋當刑而贖則失之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且使富者幸免貧者受刑又非所以為平也

林氏之奇曰王氏云象者垂以示人之謂若周官垂法象魏是也此說比先儒為長蓋王者之法如江河必使易避而難犯故必垂以示之使知避之周官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

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此則唐虞之象以典刑之意也而說者多以象刑爲畫象其說出於大傳與漢帝之詔薛氏又論世俗以爲畫衣冠異章服爲象刑豈非讀舜典而誤與此說有理

案象刑之義林氏所論當矣蘇氏謂過誤而入於刑與罪疑者皆入金以贖此與肆其眚者之亦屬過誤何一入金一緩縱歟馬融以爲意善功惡坐不戒慎是準是論刑不得謂之過誤而意雖可原宜以不戒慎罰之金者也罪與人同意與人異乃入於此眚本自眚惜其義爲一時迷謬得過之名災本天災絕無因而入於罪戾

斯名爲災故眚則肆之災則赦之有特而犯爲怙長惡不悛爲終春秋傳叔向之言曰殺人不忌爲賊此三者皆必刑詩假以溢我左傳引作何以恤我說文引作誐以謐我毛詩訓溢爲愼義出爾雅而溢愼謐爾雅又皆訓靜故史記云惟刑之靜哉謐之爲靜雖爾雅正訓而謐刑爲愼刑義尤切至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洲當從古本作州

陸氏德明曰王云三苗國名

孔氏穎達曰鄭玄云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爲堯臣不

忍刑之林氏之奇曰殛鯀于羽山說者多以爲殺之遂舉洪範鯀則殛死之言爲證是不然使鯀之罪果在所當殺則直殺之矣何必殛之羽山洪範所謂殛死者正如後世史傳言貶之也太祖皇帝讀書歎曰堯舜之始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綱之密也

史記集解馬融曰三苗國名也幽州北裔也崇山南裔也三危西裔也殛誅也羽山東裔也程子曰流者去遠之也如水流去放者屏斥之竄者投置之殛則誅死之也

孔傳曰幽洲北裔水中可居曰洲也崇山南裔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號饕餮三危西裔也殛竄放流皆誅也異其文述作之體也羽山東裔在海中也孔氏穎達曰左傳說此事言投諸四裔釋地云燕曰幽州禹貢羽山在徐州三危在雍州三者所居皆言山名共工所處不近大山故舉州言之此流四凶在治水前於時未作十有二州則無幽州之名而

云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也昭元年左傳說自古諸侯不用王命者虞有三苗夏有觀扈杜預言三苗地闕不知其處鄭玄具引左傳之文乃云命驩兜舉共工則驩兜爲渾敦也共工爲窮奇也鯀爲檮杌也而三苗爲饕餮亦可知漢書地理志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西南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僖三十三年左傳云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襄二十一年左傳云殛鯀而禹興皆言殛鯀而後用禹爲治水而鄭玄以爲禹治水事畢乃流四凶故王肅難鄭言若待禹治功成而後以鯀爲無功而殛之是爲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爲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亦甚迂哉蔡氏季宣曰三苗舊說爲岳州地蓋以吳起所稱洞庭彭蠡與韓嬰衡山準之羽山三危皆見禹貢幽州今燕雲路舜十二州之一也崇古嵩字漢世嵩高猶曰崇高今交趾驩州及澧州澧陽縣鄂州崇陽縣皆有崇山稱放驩兜之地皆傳會之說耳

案幽州史記作幽陵又稱顓頊四方所及北至於幽陵幽州之名或起於幽陵矣今順天府密

雲縣東北塞外有故共城括地志作龔城於秦漢屬漁陽郡崇山今在湖廣澧州永定縣西漢武陵郡充縣也三苗吳起所云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是也今爲湖廣武昌岳州二府江西九江府地三危黑水所經後人以古瓜州之山當之謂之三危山在今嘉峪關外漢敦煌地左氏春秋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不言三苗而敦煌之水不得入南海今所謂三危山者其下亦無水以當黑水則三危宜近怒江今怒江實古黑水也羽山在今登州蓬萊縣東南三十里古萊夷地寰宇記縣南有鯀城四罪皆流耳說文殛

殊也漢詔曰骨肉之親粲而不殊言明於仁恩而不離絕是殛卽離絕之謂古人一事累言之往往變其文後人因字附會求罪之重輕非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爾雅殂落死也林氏曰人之死也魂氣歸於天故謂之殂體魄降於地故謂之落父爲考母爲妣遏止也密靜也

史記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今史記各本皆作二十年而老十字衍文今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孔傳曰堯年十六卽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堯凡壽百一十七歲也孔氏穎達曰案求禪之年卽得舜而試之求禪試舜共在一年也更得二年卽爲歷試三年故

王肅云徵用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年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年凡三十歲也以此計之惟有百一十六歲不得有七蓋誤也蔡氏沈曰堯十六卽位在位七十載又試舜三載老不聽政二十八載乃崩在位通計百單一年王氏天與曰邵子皇極經世紀堯甲辰年卽位癸丑徵舜登庸乙卯遜於位至舜二十八年乃殂落通在位一百年

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黃氏度曰臣爲君服三年始於此

四方莫舉樂以思堯集解徐廣曰堯在位凡九十八年駰案皇覽曰堯冢在濟陰城陽劉向曰堯葬濟陰丘隴山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謐曰穀林卽城陽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堯陵在濮州雷澤縣西三里郭緣生述征記云城陽縣東有堯冢亦曰堯陵有碑是也括地志云雷澤縣本漢城陽也堯都平陽於詩爲唐國

案古字密謐通詩夙夜基命宥密賈誼新書引作宥謐說文云謐無聲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爾雅元始也

孔氏穎達曰王肅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變文耳禮云令月吉日又變文言吉月令辰此之類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爾雅詢謀也

詩緇衣疏舜典云闢四門者注云卿士之職使爲己出政教金氏履祥曰闢四門者來四方之賢明四目者察四方之事達四聰者通四方之言皆四岳職也王氏充耘曰詢于四岳非謀治於四岳之官蓋咨詢皆命官之辭作書者變文錯綜用字耳下文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即四岳職事若以詢四岳非命四岳以職事則後面總命二十二人無乃欠一人乎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

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

孔傳曰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廣致衆賢也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也陳氏大猷曰明四目達四聰不過謂使四方之聞見皆無壅於上耳

案四岳總四方之諸侯鄭注以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爲其職得之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爾雅咨謀也柔安也邇近也惇厚也任佞也率循也

孔氏穎達曰王肅云能安遠者先能安近

孔傳曰所重在於民食惟當敬授民時也元善之長

也言當安遠乃能安近厚行德信使足長善侫人斥
遠之則忠信昭於四夷皆相率而來服也
蘇氏軾曰能讀如不相能之能柔懷遠者使與近者
相能
林氏之奇曰此則咨在外之十有二牧也李校書曰
能者耐也古者能耐同字能邇者居上以寬之謂也
其意蓋以能邇爲耐邇者若俗所謂忍耐得事恐亦
不然謂能邇爲居上以寬者亦非也某竊謂惇德允
元而難任人此能邇之道也德者有德也元者善人
也曰惇曰允厚之信之之謂也難者遏絕之使不得
進也自古蠻夷所以敢憑陵中國者皆由守土之臣

不能用寬厚長者之道行優游寬大之政以忠信鎮服蠻夷邀功生事開邊鄙之隙者眾也

案詩大雅柔遠能邇鄭箋云能猶伽也安遠方之國順伽其近者釋文云能徐云毛如字鄭奴代反伽如檢字書未見所出廣雅云如若也均也義音相似而字則異舊音如庶反義亡難見疏云謂順適其意也能邇謂惠中國柔遠即綏四方也今以聲義考之能而如若一聲之轉後漢督郵斑碑柔遠而邇易利建侯而不盜釋文云鄭讀而曰能能猶安也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注云耐古能字疏云亦有誤不安寸直作

而字劉向說苑能字皆爲而也爾雅若善也順也蓋柔有使之馴伏意能有與之調善意下敦德允元對文則柔遠能邇之爲對文明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爾雅宅居也亮導也右也采事也惠順也時是也懋勉也

史記集解馬融曰奮明庸功也鄭玄曰然其舉得其人汝往居此官不聽其所讓也

孔氏穎達曰鄭玄云載行也王肅云載成也鄭云時

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

周禮疏堯典伯禹作司空鄭云初堯冬官為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必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舍司空之職為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

陸氏德明曰懋王云勉也馬云從也

孔傳曰奮起庸功載事也訪羣臣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者亮信也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　蘇氏軾曰奮立也有能立功光堯之事者當使宅百揆其能信事而順者誰乎　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居稷官者棄也契皐陶二臣名也稽首首至地也

林氏之奇曰爾雅左右亮也以是亮有輔相之義亮采者輔相朝廷之事疇如九疇之疇謂天下之事各以其類無不順也蔡氏沈曰亮明也一說亮相也舜言誰能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而順成庶類也
以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也
時氏瀾曰惠疇者謂順天下人才而任之人各有所長順而任之而已
案百揆於百官之事無不統禹以司空治水舜謀百揆之官皆以禹方為司空對故舜則舉其所為未竟者命之終事考國語諸書內而百僚外而羣牧皆佐禹治水者禹治水總百官可知
亮采史記作相事卽其義也古字疇儔通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爾雅阻難也后君也朱子曰后謂有邰之君所謂時三后后夔皆有爵土之稱也是也

陸氏德明曰阻王云難也

詩周頌思文傳黎民阻飢后稷播殖百穀釋文曰馬融注尚書作祖云始也史記舜曰棄黎民始飢集解徐廣曰今文尚書作祖飢祖始也疏曰舜典注云祖讀曰阻阻厄也時讀曰蒔始者洪水時眾民厄於飢汝居稷官播蒔五穀以救活之

周禮疏汝后稷注稷棄也初堯天官爲稷

孔氏穎達曰王肅云播敷也

史記正義曰播時謂順四時而種百穀

孔傳曰播布也衆民之難在於飢汝后稷布種是百穀以濟之美其前功以勉之也

案阻之義爲難爲厄時當訓是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寛

史記集解曰鄭玄曰五品父母兄弟子也王肅曰五常也馬融曰五教五品之教孔氏穎達曰品謂品秩一家之内尊卑之差卽父母兄弟子是也教之義慈友恭孝此事可常行乃爲五常耳文十八年左傳曰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布五常之教也蘇氏軾曰以此教民必寛而後可亟則以德爲怨否則相率爲僞陳氏大猷曰敷有宣布二義宣謂闡明之布謂班行之兼此二義方能敷教

孔傳曰遜順也

林氏之奇曰五品五典之教皆言人倫也竊謂左傳

之言不如孟子之說爲盡
案鄭氏注辯章平姓爲羣臣之父子兄弟國語
言百姓亦云王公之子弟韋昭以官族釋之蓋
百官卽拔出其中故欲其昭明欲其親愛遜順
此黎民所視之以從化而無違戾也父子君臣
夫婦昆弟朋友有尊卑少長之差故稱五品孟
子之言親義別序信則五教也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
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史記集解鄭玄曰猾夏侵亂中國也馬融曰士獄官
之長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三就謂大罪陳諸原野次

罪於市朝同族適甸師氏既服五刑當就三處五流謂在八議君不忍刑宥之以遠五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當明其罪能使信服之 孔氏穎達曰定十年左傳云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中國爲華夏也成十七年左傳云亂在外爲姦在內爲宄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卿士等皆以士爲官名鄭玄云士察也主察訟獄之事月令云命大理昭十四年左傳云叔魚攝理是謂獄官爲理官也魯語云刑五而已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鑽笮薄刑鞭朴以威民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所言三次即此三就是也惟死罪當分就處所其墨劓剕宮無常處可就也馬鄭王三家皆以三就爲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案刑於甸師氏者王之同族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耳非所刑之正處此言正刑不當數甸師也又市朝異所不得合以爲一王肅云惟明其罪能使之信服蔡氏季宣曰禮大刑用甲兵則蠻夷盜賊之事亦領於士師也

周禮司刑疏舜典云寇賊姦宄鄭注云强取爲寇殺人爲賊起內爲姦起外爲宄御姦以德御宄以刑

禮記王制疏虞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鄭注云宅讀曰咤懲刈之器謂五刑之流皆有器懲刈五咤者是五種之器謂桎一梏二拲三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于四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服鎭服蕃服

孔傳曰猾亂也士理官也服從也言得輕重之中正也旣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也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

林氏之奇曰此非境外之蠻夷舜之世九州之內蓋

有蠻夷與吾民錯居境內冀州揚州之島夷青州之
萊夷徐州之淮夷梁州之和夷是也王氏云行刑者
或就重或就輕或就輕重之中此之謂三就流者或
居遠或居近或居遠近之中此之謂三居此說爲善
蓋教臯陶原情而定罪耳此所貴於惟明克允也
黃氏度曰服言罪各有狀使服其刑呂刑上服下服
是也五刑以輕重爲三等曰三就就猶成也成其罪
也大辟重宮剕次之墨劓又次之刑有五流而宥之
亦有五若今所謂加役牢城不刺面之等當時宜有
其名也而亦以所居遠近爲三等曰三居
朱子曰三就若大辟則就市宮刑則如漢時就蠶室

其墨劓剕既非死刑則就辟處當風必致殺人聖人既全其生不忍如此三居如居四海之外九州之內或近甸皆以輕重爲差

孫氏覺曰惟明則情僞畢知克允則輕重適當陳氏大猷曰夏氏謂惟明則能原情定罪得其允當

應氏鏞曰刑與事稱之謂服就者獄辭之成者一就之不足而至於再再就之不足而至於三謂三就也易曰革言三就豈非參錯審訂省其已成之說乎周禮有三刺三赦三宥之法王制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蓋雖後世斷刑尚有三覆奏五覆奏者況隆古之盛乎

案服謂服罪之實狀也宅史史記作度謂流有等差審度當其輕重也就居以處所言者近之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爾雅諧和也

史記集解馬融曰工謂主百工之官也共工爲司空共理百工之事

孔傳曰垂臣名也共謂共其職事殳斨伯與二臣名也

蘇氏軾曰諧宜也

王氏充耘曰禹讓稷契皋陶而用稷契皋陶伯夷讓夔龍而用夔龍故皆不言汝諧是聽其讓也益讓朱虎熊羆而未嘗用朱虎熊羆垂讓殳斨伯與而未嘗用殳斨伯與故

各言汝諧言惟汝

可以宜此職耳

林氏之奇曰禹讓稷契皐陶三人也則曰讓于稷契暨皐陶伯夷讓于夔龍二人也則曰讓于夔龍此之所讓與禹正同然中加暨字則其爲三人也無疑矣殳一也斨二也伯與三也朱子曰殳以積竹爲兵建兵車者斨方銎斧也古多以其所能爲名殳斨豈能爲二器者與

案殳斨暨伯與當從林氏說爲三人此三人應是工官之佐仍各居其官可知汝諧者與其佐協和在官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僉曰

當從古本作禹曰

史記集解馬融曰上謂原下謂隰虞掌山澤之官名孔氏穎達曰馬鄭王本皆爲禹曰益哉鄭玄云言朕

虞重鳥獸草木

孔傳曰上謂山下謂澤朱虎熊羆二臣名也史記索隱曰郎高辛氏之子伯虎仲熊也

林氏之奇曰朱虎熊羆據左傳載高辛氏之子有伯虎仲熊虎與熊旣爲二人則朱與羆亦當爲二人矣蔡氏沈曰意以獸爲名者亦以其能服是獸而得名歟　朱博士云殳斨伯與三人也故言曁以別之朱虎熊羆四人也故不言曁此說爲善

案朱虎熊羆當從林氏說爲四人史記云舜曰

往矣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爲佐亦以汝諧之云

該及其所薦者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淸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爾雅夙早也寅敬也

史記集解馬融曰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鄭玄曰天事地事人事之禮也主秩次尊卑

孔傳曰伯夷臣名姜姓也孔氏穎達曰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是伯夷爲姜姓也林氏之奇曰國語以姜姓爲四岳之後又以爲伯夷之後韋昭遂謂即四岳經

云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豈四岳以是自薦也揆之人情決不如此則伯夷之為姜姓雖先儒有所據而云亦未可信

宗尊也主郊廟之官也

孔氏穎達曰此時秩宗即周禮之大宗伯也蔡氏沈曰典主也宗祖廟也秩宗主敘次百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為主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都家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事亦此意也王氏天與曰夏氏曰宗如宗主之宗故長子主器謂之宗子秩宗云者豈非以天秩之禮而是禮彼賓主之乎故成周掌邦禮者謂之宗伯掌都家之禮者謂之都宗人家宗人

夔龍二臣名也

案周始分吉凶軍賓嘉為五禮唐虞時統名天地人之禮耳此三禮者五禮畢具其中鄭康成禮論曰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為五禮是也伯夷四岳何必不皆姜姓林氏疑之未當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

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爾雅永長也

陸氏德明曰王公胄子國子也馬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

史記集解鄭玄曰胄子國子也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聲中律乃爲和也神人以和祖考來格羣后德讓其一隅也馬融曰正直而色温和寬大而謹敬戰栗也歌所以長言詩之意也

孔傳曰子謂天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也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也倫

理也陳氏大猷曰諧是衆音和協倫是各音條理

蘇氏軾曰教者必因其所長而輔其所不足直者患不溫寛者患不栗剛者患虐簡者患傲聲者樂聲也永者人聲也樂聲升降之節視人聲之所能至則爲中聲是謂聲依永

案聲律皆所以均節高下之度數也歌以永長其言而五聲隨其鉅細所中故曰歌永言聲依永也律則準聲之鉅細調和之使成節奏故曰律和聲凡作樂以人聲爲本而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八音應之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蘇氏軾曰此此舜命九官之際也無緣夔於此獨稱其功此益稷之文也簡編脫誤復見於此 劉氏敞曰益稷之末又有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然則舜典之末衍一簡也何以知之邪方舜之命二十二人莫不讓者惟夔龍爲否則亦已矣又自贊其能夔必不爲也時氏瀾曰或者以爲簡脫亦未可知不然夔若自言其功蓋聞舜之言心領神受曰於予擊石拊之際百獸尚將率舞則神人以和可知

案蘇氏劉氏以此條爲簡編衍誤得之然史記於此命官亦載夔之言則漢初已訛舛矣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爾雅殄絕也震動也震驚懼也

史記集解鄭玄曰所謂色取仁而行違是驚動我之

衆臣使之疑惑

孔傳曰堲疾也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

衆欲遏絕之也納言喉舌之官也聽下言納於上受

上言宣於下必以信也

蘇氏軾曰絕行獨行行之不可繼者也

陳氏櫟曰愚謂欲其審君命之當否當者出之否者

納之惟在於允當如後世批勑之官庶於朕命二字

明順

案周禮稻人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鄭注云殄

病也絕也讒說殄行謂足以傷病人之德行舉

其爲害之實也出納朕命不得專爲聽下言納

於上詩大雅烝民篇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鄭箋云出王命者王口所自言承而施之也納王命者時之所宜復於王也然其官名納言且告之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是讒說之可畏欲其審察下言不惑於讒說然後出納上之命出者出宣之也納者入陳之也蓋上之命既允則直出宣之上之命未允則必入陳其當否歸於允乃出之故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陳氏謂如後世批勑之官得之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史記集解馬融曰稷契臯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

而美之無所復勑禹及垂以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岳凡二十二人鄭玄曰皆格于文祖時所勑命也

孔氏穎達曰鄭玄云自咨十有二牧至帝曰龍皆月正元日格於文祖所勑命也鄭以爲二十二人數夋斯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

蘇氏軾曰堯欲使巽朕位則非四人明矣二十二人蓋十二牧四岳九官也而舊說以爲四人蓋每訪四岳必僉曰以答之訪者一而答者衆不害四岳之爲一人也亮弼也

林氏之奇曰此四岳九官十二牧當有二十五人但

言二十二人者蓋或有兼居岳牧之任者或有在州
牧之中而居九官之列者不得而知也
案二十有二人皆主達官言之故不數殳斨伯
與及朱虎熊羆蘇氏以四岳一人合十二牧九
官適二十二人得之四岳百揆皆官名必無命
百揆而不命四岳者詢于四岳咨十有二牧是
就其舊職詢之咨之國語曰咨親爲詢殊其文
以別異之非不命以職事者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爾雅績事也業也功也
史記集解鄭玄曰所竄三苗爲西裔諸侯者猶爲惡

乃復分析流之

孔氏穎達曰鄭玄以爲流四凶者卿爲伯子大夫爲男降其位耳猶爲國君故以三苗爲西裔諸侯猶爲惡乃復分北流之王肅云三苗之民有赦宥者復不從化不令相從分北流之

孔傳曰九歲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

蘇氏軾曰苗之國在洞庭右彭蠡南方之國也而竄之西裔必竄其君耳其民未也至此治功大成而苗民猶不服故分北之

惠氏棟曰分北三苗北讀爲別北八字相似說文于

八部曰八別也又丫部曰兆古文別許君學于賈逵逵傳古文尚書必得其實虞翻曰鄭注尚書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棟謂北字似別非古別字又北與八異不得言北爲別也虞翻皆失之苗本一也分別流之故有三苗猶三危本一也三苗分三危之地亦因分別而言蓋依三居之法離絶之使不得通也

案前言竄三苗于三危此言分北三苗臯陶謨言苗頑弗即功皆兼其君民言之三苗應是同在一地而其別有三仍分三處竄之危蓋地名分其地爲三故曰三危後人以卑羽山三峰傅

會三危之名於黑水遠矣分北者未竄之餘民弗即功者分別之使各隨其君也蓋其頑亦可

矜從之不使居舊土而已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爾雅徵召也陟陞也

史記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守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集解皇甫謐曰舜所都或言蒲阪或言平陽或潘潘今上谷也皇覽曰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傳曰舜葬蒼梧象爲之耕

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山海經曰蒼梧山帝舜
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皇甫謐曰或曰二妃葬衡山
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陽今晉州城是也潘今嬀
州城是也蒲阪今蒲州南二里河東縣界蒲阪故城
是也黃氏度曰案孟子舜卒於鳴條在安邑則舜故
都也舜雖與堯有不同者舜世禹雖攝大政令猶自
舜出故舜親巡守陟四方高山祭天覲諸侯謂之陟
方頌曰陟其高山後世緣此謂之登封謂之升中薛
氏季宣曰書傳多稱舜南巡守而崩于蒼梧九疑惟
孟子以爲舜遷負夏卒於鳴條呂氏春秋舜葬於紀
韓子以爲舜老而禹攝矣尙何南方之守且南方地
下不可謂之陟方稽於呂孟之書其說當矣蒼梧山
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舜後虞國在應天虞城鳴條
亭在陳留之平邱負夏今兖州之瑕丘則蒼梧不在
南也記曰舜葬蒼梧之野二妃
未之從也今二妃墓在蒲坂
孔氏穎達曰鄭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
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

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

孔傳曰方道也舜卽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蘇氏軾曰爲民者三十載歷試三載攝位二十八載通爲三十堯崩舜服喪三年然後卽位盡年六十二矣在位五十載而崩壽百有一十二歲者以爲舜巡守南方死於蒼梧之野韓愈以爲非其說曰陟方者猶曰升遐爾書曰惟新陟王是也傳書者以乃死爲陟方之訓蓋其章句而後之學者誤以爲經文此說爲得之林氏之奇曰陟方者猶云升遐也乃死謂升遐而死猶云帝乃殂落也楊子曰黃帝堯舜殂落而死與陟方乃死文勢正同蔡氏沈曰韓子曰帝王之沒皆曰陟陟升也謂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故書紀舜之沒云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案此得之但不當以陟爲句絕耳方猶雲徂乎方之方

案陟方朱升注旁云巡守而升方岳於義爲近史記云南巡守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與禮記合孟子所言多戰國時異說不必爲通證